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闲情的分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闲情的分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44934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44937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周国平

页数：202

字数：13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《周国平品唐诗宋词：闲情的分量》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——第一部分品宋词，是我2007年为《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·宋人弦歌》所写的序和台词。
这一台节目由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在全国各地演了许多场，很受欢迎。
篇目和辑题是该公司的老总钱程拟定的，我只做了少量修改和补充。
钱程与我素昧平生，他热爱文学，在困境中以宋词自娱，酝酿了这一台节目，托人捎信给我，期望我承担相关的文字工作。
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，勉为其难，应了下来。
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宋词，借此机会得以重温，并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。

第二部分品元曲，写作的由头也纯属偶然。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我的朋友王菱做一套古典韵文“新赏”的书，元曲部分无人写，找到了我。
与上述品宋词不同，这一部分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，而评论的文字则不着眼于文学，多是随想式的借题发挥。
如此成一册小书，原题《断肠人在天涯——元代爱情人生散曲新赏》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。
这本小书在市场上早已绝迹，就让它在这里再献一回丑。

第三部分是若干篇谈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旧作，曾经收在我的不同集子里，现在汇到了一起。
其中，谈阮籍、袁宏道的两篇稍长，也比较系统一些，而谈孔子、韩愈、苏轼、玄奘的诸篇都只是小随笔。
盘点的结果让我自己很吃惊，存货竟这样少，对于我钟爱的庄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王阳明等人，我怎么会没有写任何文字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周国平，1945年生，上海人，著名的哲学家、诗人。

著有散文集《守望的距离》、《各自的朝圣路》、《安静》、《善良、丰富、高贵》，纪实文学《妞妞，一个父亲的札记》，学术著作《尼采：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，以及译著《悲剧的诞生》、《偶像的黄昏》等。
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。

其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，诸如生命的意义、死亡、性与爱、自我、灵魂与超越等，虔诚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，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，寓哲理于常情中，深入浅出．平易之中多见理趣。

<<闲情的分量>>

书籍目录

自序
第一辑　唯美的欢娱——宋人弦歌
第二辑　断肠人在天涯——渎元曲随想
第三辑　圣人与闲人
孔子的洒脱
另一个韩愈
诗人的执著和超脱——夜读苏东坡
人生贵在行胸臆——读袁中郎全集
忘记玄奘是可耻的
阮籍与尼采

<<闲情的分量>>

章节摘录

孔子的洒脱　　我喜欢读闲书，即使是正经书，也不妨当闲书读。
譬如说《论语》，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，读出了许多幽默，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。
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，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儒家文化一重事功，二重人伦，是一种很人世的文化。
然而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，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，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。
这两个方面，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，便是“君子不器”和“君子不仁”。
孔子是一个读书人。
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，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，就是有朝一日成器，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，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。
说一个人不成器，就等于说他没出息，这是很忌讳的。
孔子却坦然说，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。
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，他听了自嘲说，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。
其实，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。
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，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（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）。
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，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（“古之学者为已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）。
他一再强调，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，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，类似于“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”这样的话，《论语》中至少重复了四次。
“君子不器”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，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。
有一回，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，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。
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、经济家和外交家。
唯有曾点说，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，轻装出发，约了若干大小朋友，到河里游泳，在林下乘凉，一路唱歌回来。
孔子听罢，喟然叹日：“我和曾点想的一样。
”圣人的这一叹，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，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，竟改名“圣叹”，以志纪念。
人生在世，何必成个什么器，做个什么家呢，只要活得悠闲自在，岂非胜似一切？
学界大抵认为“仁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至于什么是“仁”，众说不一，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。
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，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，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，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。
所以，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”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，他不把“仁”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，也就不足怪了。
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，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。
他总是区别对待“邦有道”和“邦无道”两种情况，“邦无道”之时，能逃就逃（“乘桴浮于海”），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（“言孙”），会装傻更妙（“愚不可及”这个成语出自《论语》，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，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，相当于郑板桥说的“难得糊涂”）。
他也不像基督那样，当你的左脸挨打时，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。
有人问他该不该“以德报怨”，他反问：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？
然后说，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，用恩德回报恩德。
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，他有常识，知分寸，丝毫没有偏执狂。
“信”是他亲自规定的“仁”的内涵之一，然而他明明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（“径径然小人哉”）。

要害是那两个“必”字，毫无变通的余地，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。
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。
我们常说“三思而后行”，这句话也出自《论语》，只是孔子并不赞成，他说再思就可以了。
　　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，我举的只是一面。
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，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，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，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？
　　另一个韩愈　　去年某月（编者注：本篇为作者1998年6月所作），到孟县参加一个笔会。
孟县是韩愈的故乡，于是随身携带了一本他的集子，作为旅途消遣的读物。
小时候就读过韩文，也知道他是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大文豪，但是印象里他是儒家道统的卫道士，又耳濡目染“五四”以来文人学者对他的贬斥，便一直没有多读的兴趣。
未曾想到，这次在旅途上随手翻翻，竟放不下了，仿佛发现了另一个韩愈，一个深通人情、明察世态的韩愈。
　　譬如说那篇《原毁》，最早是上中学时在语文课本里读到的，当时还背了下来。
可是，这次重读，才真正感觉到，他把毁谤的根源归结为懒惰和嫉妒，因为懒惰而自己不能优秀，因为嫉妒而怕别人优秀，这是多么准确。
最有趣的是他谈到自己常常做一种试验，方式有二。
其一是当众夸不在场的某人，结果发现，表示赞同的只有那人的朋党、与那人没有利害竞争的人以及惧怕那人的人，其余的一概不高兴。
其二是当众贬不在场的某人，结果发现，不表赞同的也不外上述三种人，其余的一概兴高采烈。
韩愈有这种恶作剧的心思和举动，我真觉得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人。
我相信，一定会有一些人联想起自己的类似经验，发出会心的一笑。
　　安史之乱时，张巡、许远分兵坚守睢阳，一年后兵尽粮绝，城破殉难。
由于城是先从许远所守的位置被攻破的，许远便多遭诟骂，几被目为罪人。
韩愈在谈及这段史实时替许远不平，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人之将死，其器官必有先得病的，因此而责怪这先得病的器官，也未免太不明事理了。
接着叹道：“小人之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！
”这个小例子表明韩愈的心态何其正常平和，与那些好唱高调整人的假道学不可同日而语。
　　在《与崔群书》中，韩愈有一段话论人生知己之难得，也是说得坦率而又沉痛。
他说他平生交往的朋友不算少，浅者不去说，深者也无非是因为同事、老相识、某方面兴趣相同之类表层的原因，还有的是因为一开始不了解而来往已经密切，后来不管喜欢不喜欢也只好保持下去了。
我很佩服韩愈的勇气，居然这么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朋友关系。
扪心自问，我们恐怕都不能否认，世上真正心心相印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。
　　至于那篇为自己的童年手足、与自己年龄相近却早逝的侄儿十二郎写的祭文，我难以描述读它时的感觉。
诚如苏东坡所言，“其惨痛悲切，皆出于至情之中”，读了不掉泪是不可能的。
最崇拜他的欧阳修则好像不太喜欢他的这类文字，批评他“其心欢戚，无异庸人”。
可是，在我看来，常人的真情达于极致正是伟大的征兆之一。
这样一个内心有至情、又能冷眼看世相人心的韩愈，虽然一生挣扎于宦海，却同时向往着“与其有誉于前，孰若无毁于后，与其有乐于身，孰若无忧于心”的隐逸生活，我对此是丝毫不感到奇怪的。
可惜的是，在实际上，他忧患了一生，死后仍摆脱不了无尽的毁誉。
在孟县时，我曾到韩愈墓凭吊，墓前有两棵枝叶苍翠的古柏，我站在树下默想：韩愈的在天之灵一定像这些古柏一样，淡然观望着他身后的一切毁誉吧。
　　诗人的执著和超脱——夜读苏东坡　　一　　除夕之夜，陪伴我的只有苏东坡的作品。
　　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，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。

有一天饭后，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，问道：“我肚子里藏些什么？”　　侍儿们分别说，满腹都是文章，都是识见。
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：　　“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。”　　苏东坡捧腹大笑，连声称是。
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，最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、又有理解力的女人。
以苏东坡之才，治国经邦都会有独特的建树，他任杭州太守期间的政绩就是明证。
可是，他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，禁不住有感便发，不平则鸣，结果总是得罪人。
他的诗名冠绝一时，流芳百世，但他的五尺之躯却见容不了当权派。
无论政敌当道，还是同党秉政，他都照例不受欢迎。
自从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后，他两度遭到贬谪，从三十五岁开始颠沛流离，在一地居住从来不满三年。
你仿佛可以看见，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，他携家带眷，风尘仆仆，跋涉在中国的荒野古道上，无休无止地向新的谪居地进发。
最后，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岛，他这个一天都离不了朋友的豪放诗人，却被迫像野人一样住在蛇蝎衍生的椰树林里，在语言不通的蛮族中了却残生。
二　　具有诗人气质的人，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，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。
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。
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，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，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。
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，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，不合时宜。
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“行云流水”，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，完全出于自然。
这正是他的人格的写照。
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，在旁人看来，是一种执著。
真的，诗人的性格各异，可都是一些非常执著的人。
他们的心灵好像固结在童稚时代那种色彩丰富的印象上了，但这种固结不是停滞和封闭，反而是发展和开放。
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跃这一点上，谁能比得上孩子呢？
那么，终身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，他所获得的新鲜印象不是就丰富得惊人了吗？
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似乎在孩子时期一旦尝到了这种快乐，就终身不能放弃了。
他一生所执著的就是对世界、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的感受——美感。
对于他来说，这种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。
富比王公，没有这种美感，生活就索然乏味。
贫如乞儿，不断有新鲜的美感，照样可以过得快乐充实。
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。
孩子的感觉，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，二是新鲜而不因袭。
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？
然而，除了孩子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。
雕琢是感觉的伪造，因袭是感觉的麻痹，所以，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。
可是，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，他们心满意足，自以为是，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。
不必说残酷的政治，就是世俗的爱情，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。
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，就这样地毁灭了。
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，必须有超脱之道，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。
愈是执著，就必须愈是超脱。
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。
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，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？

歌德，托尔斯泰，泰戈尔，苏东坡…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。
三　　美感作为感觉，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。
不能超脱的诗人；总是执著于某一些特殊的对象。
他们的心灵固结在美感上，他们的美感又固结在这些特殊的对象上，一旦丧失这些对象，美感就失去寄托，心灵就遭受致命的打击。
他们不能成为美感的主人，反而让美感受对象的役使。
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执著于某些特殊的对象了。
这是审美上的异化。
自由的心灵本来是美感的源泉，现在反而受自己的产物——对象化的美感即美的对象——的支配，从而丧失了自由，丧失了美感的原动力。
苏东坡深知这种执著于个别对象的审美方式的危害。
在他看来，美感无往而不可对象化。
“凡物皆有可观，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奇伟丽者也。
”如果执著于一物，“游于物之内”，自其内而观之，物就显得又高又大。
物挟其高大以临我，我怎么能不眩惑迷乱呢？
他说，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，就是因为“游于物之外”。
“游于物之外”，就是不要把对象化局限于具体的某物，更不要把对象化的要求变成对某物的占有欲。
结果，反而为美感的对象化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。
“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无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”，你再执著于美感，又有何妨？
只要你的美感不执著于一物，不异化为占有，就不愁得不到满足。
诗人的执著，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。
诗人的超脱，在于没有狭隘的占有欲望。
所以，苏东坡能够“谈笑生死之际”，尽管感觉敏锐，依然胸襟旷达。
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，有一天，在山间行走，已经十分疲劳，而离家还很远。
他突然悟到：人本是大自然之子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何处不能歇息？
于是“心若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”。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
应似飞鸿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
”诗人的灵魂就像飞鸿，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，它的唯一使命是飞，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美的国度里。
我相信，哲学是诗的守护神。
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、耐久地飞翔。
人生贵在行胸臆——读袁中郎全集　　一　　读袁中郎全集，感到清风徐徐扑面，精神阵阵爽快。
明末的这位大才子一度做吴县县令，上任伊始，致书朋友们道：“吴中得若令也，五湖有长，洞庭有君，酒有主人，茶有知己，生公说法石有长老。
”开卷读到这等潇洒不俗之言，我再舍不得放下了，相信这个人必定还会说出许多妙语。
我的期望没有落空。
请看这一段：“天下有大败兴事三，而破国亡家不与焉。
山水朋友不相凑，一败兴也。
朋友忙，相聚不久，二败兴也。
游非及时，或花落山枯，三败兴也。
”　　真是非常的飘逸。
中郎一生最爱山水，最爱朋友，难怪他写得最好的是游记和书信，　　不过，倘若你以为他只是个耽玩的倜傥书生，未免小看了他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，他在吴县任上“听断敏决，公庭鲜事”，遂整日“与士大夫谈说诗文，以风雅自命”。
可见极其能干，游刃有余。
但他是真个风雅，天性耐不得官场俗务，终于辞职。
后来几度起官，也都以谢病归告终。
　　在明末文坛上，中郎和他的两位兄弟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。
他们的风格，用他评其弟小修诗的话说，便是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”。
　　……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中国文人身上，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。
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，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，性灵的表达，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。
只有励志，没有闲情，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。
——周国平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